

A woman in a red traditional Chinese dress is centered in the frame, looking down. The background is a gradient of red and black, with a faint, stylized pattern of leaves or petals at the bottom. The title '红皮子' is written in large, white, calligraphic characters across the middle of the image.

红皮子

郭靖宇
作品

中国青年出版社

紅娘子

郭靖宇
作品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红娘子/郭靖宇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153-0906-4

I. ①红… II. ①郭…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2269 号

责任编辑: 侯群雄

美术编辑: 吕桂洁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57350401 门市部电话: (010) 57350370

三河市世纪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00×1000 1/16 18.5 印张 4 插页 260 千字

201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2 年 9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定价: 32.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目 录

第一章 天门山高	1
第二章 宅门雾迷	105
第三章 疫乱情深	225

第一章 天门山高

1

王小红至今仍记得她多年后重返故乡的那个春天，1934年的春天。清晨，一路从天门山口走来，西南边陲小城玉屏安详静谧，空气清新湿润，带着点春的气息，还有泥土的味道。山间行人稀少，一些进城的乡民挑着箩筐，里面装着新鲜的小菜，或者山里的干货，匆匆赶路。或是一些早起的女人，仍在重复着日复一日的操劳，洗衣、做饭……王小红无心感受这些，闷头赶路，进了城门，太阳已经有一杆高，她才稍稍放缓了脚步，打量着这座城市，青石板依旧，只是城墙根和屋顶却透露着破败。玉屏地处偏僻，却是战略交通要地，民风彪悍，自古多匪患。上山为匪，下山为民，是件稀松平常的事。

不堪回首的三天，很多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隆隆的炮声似乎还在耳边响起，王小红已记不起这是第多少次围剿了，此前根据地采取灵活作战方式，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这一次根据地感觉非常吃力，很多兵力都消耗在冲锋战和阵地战上，战斗减员非常厉害，而药品供给也成了问题。王小红至今还记得，一个小战士，叫做王系民，在战斗中弹片穿入了腹中，肠子都露出来了，她给他做手术取弹头。然而，最后一点麻醉药都用光了。不取，肯定不行；取，生死未料。小战士不过十八九年纪，脸上稚气未脱，他在手术中竟一声未吭。然而，当王小红做完手术时，小战士已因流血过多而牺牲。王小红痛恨不已，她甚至觉得自己杀了小战士。迫于严峻形势，根据地决定再次组建药品小分队，前往玉屏筹集药品。玉屏是王小红的故乡，她父亲还在玉屏梅家大药房当掌柜，她报名参加了小分队，先行进入玉屏。

王小红扮作新娘子欲从天门山口进入玉屏。红娘子是传说中玉屏的保护神,据说当年玉屏瘟疫横行,红娘子化身新娘子,祛除邪魅,保一方平安。此后,官家、土匪、平民,莫不对新娘子敬畏有加,传说如果谁对新娘子不敬,就会遭天打雷劈,五世不得翻身。那天晌午时分,王小红红衣、红褂、红头巾坐在大红花轿里,前往玉屏。没想到半路上遭了劫,被捆绑起来,蒙住了嘴巴,带到黑龙山。世风日下,土匪现在连新娘子都敢劫。当天晚上,土匪们还要她和一个梅家大少爷拜堂成亲,这之前,她连梅家大少爷的名字都没听过。后来才知道,梅家大少爷要劫的是另外一个女子,叫什么牡丹的,光听这名字就不是什么好货色。接下来的事情更是突如其来,官兵上山前来围剿,土匪大当家黑木蛟被内奸二当家一枪击中胸口,幸好那个梅家少爷急中生智,巧除了内奸。王小红才随一众土匪从密道仓皇逃离,刚出洞口就遭到官兵伏击,一行人死的死,伤的伤,七零八落。黎明时分,梅家少爷带着他的两个手下与大部队分道扬镳,吸引了大量兵力,土匪才得到喘息的机会。王小红趁此机会给黑木蛟做了个手术,取出弹头,救下了他的命,甚至与他结为金兰之交。当天晚上,王小红还带领土匪抢回了黑龙山,然后赶紧下了山。

梅贤祖是玉屏梅家大药房大少爷。这梅家在玉屏矗立已有五百余年,悬壶济世,救济苍生,根深叶茂。梅贤祖养尊处优,却从来没有大少爷的架子,平素总喜欢交结一些三教九流、鸡鸣狗叫之徒,他觉得人生最快意的事情就是散尽家财,占山为王。要用他生母的话来说,他生来就是和这个家作对的。他动不动就带着舅姥爷和傻大憨粗离家出走,一走就是个把月,几个月,也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什么,靠什么生活。一年前,他要娶清远镇万花楼的头牌牡丹。梅家是玉屏望族,岂能把一个人尽可夫的婊子明媒正娶进门,梅家老爷梅乙鹤一怒之下把梅贤祖赶出家门。梅贤祖乐得逍遥,这一走就是一年。后来,他听说玉屏军政长官马戎竟然要娶他的牡丹,横刀夺爱。一怒之下,梅贤祖闯到黑龙山,许以重金,说服黑木蛟设下局,想要劫下青楼花魁牡丹,和她远走高飞。梅贤祖假装自己被绑架,叫舅姥爷回家去讨要赎金。兵匪自古不相容,黑木蛟见梅贤祖像个活宝,倒有几分惺惺相惜,乐得做个人情,给马戎

一巴掌。不料直到进洞房了，梅贤祖才发现劫到手的不是他的花魁，而是一个叫王小红的女子，搅了他的好戏。正当他和黑木蛟理论时，马戎竟然带着兵马来围剿黑木蛟。梅贤祖有口难辩，险些被当做奸细给毙了。幸好他机智，及时洗刷了清白，并手刃真正的奸细——黑龙山二当家。一行人仓皇通过密道逃跑，没想到这马戎真不简单，在土匪逃跑必经之路设了埋伏，土匪被打得七零八落，惶惶如丧家之犬。黑木蛟受了伤，命在旦夕之间。梅贤祖仗着梅家在玉屏的势力，心想马戎也不敢把他怎样，就趁着天黑，把官兵引到了另一条路上，救下了黑木蛟一行，自己也被逮了个正着。

马戎通过内线早就知道梅贤祖勾结黑木蛟劫持牡丹花轿的事情了，他想着正好将计就计，将黑龙山土匪一网打尽，顺便把梅贤祖打死，免得他再打牡丹的主意。那天夜晚，内应外合，马戎没费力气就冲到了黑龙洞洞口，架起大炮轰了几炮，里面没什么动静，他派了小队部队朝里面冲，给打了回来。过了一阵，他再组织了冲锋，却没遇到什么抵抗，很顺利就冲进黑龙洞。里面一片狼藉，已空空荡荡，黑龙山二当家的胸口插着一把匕首死在地上，梅家大药房掌柜王福睡在椅子上，看样子醉得不省人事。土匪不翼而飞，肯定是从密道走了，不过他并不着急，他已布下天罗地网。于是他安排一个排留守黑龙山，下山了。洞房花烛夜，那是他和头牌牡丹成亲的日子。

第二天上午，听说精心布局的围剿流产了，黑木蛟给跑了，逮了个梅贤祖，马戎怒火中烧，噼里啪啦赏了团副胡百万一顿耳刮子。胡百万也是冤，他待命在山口埋伏，夜里果然看见土匪仓皇逃来，一顿追击，土匪隐入深山中。大半夜的，他们也不敢追得太急，顺着稀稀落落的枪声，有一阵没一阵地追，天蒙蒙亮的时候，土匪不见了，却看到梅贤祖、舅姥爷和傻大憨粗。他们跟丢了魂一样，躲在一处洼地里喊着救命。见着胡百万就跟见了爹娘一样，扑上来痛哭流涕，哀嚎着诉说自己在黑龙山上遭受的非人虐待。胡百万见跑了黑木蛟，心中恐惧，知道这活罪难饶，恨不得开枪毙了这三人。但再一想，梅家在玉屏有钱有势，自己犯不着去招惹，再说了，将梅贤祖救了回去说不定还能捞着一笔赏钱。顺着想法，胡百万就把梅贤祖三人带了回来。

马戎原本是想把梅贤祖打死在黑龙江的，那时任梅家有通天之力也无济于事。没想到这个不长眼的胡百万竟然让梅贤祖活着回来了。你说不杀，难解心头之恨；你说杀吧，梅家二太太是省城白大帅的亲表妹，马戎还不得不忌讳，大帅要怪罪下来了，他担待不起。他要没了乌纱帽，没了手下那些枪，恐怕自己到时候死在哪里，怎么死的都不知道。这么多些年，马戎这点自知之明还是有的。既然让梅贤祖活着，那就给他点颜色瞧瞧，免得他今后老蹦跶，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马戎唤过胡百万，交代了一番，让他带一队兵去梅家。

梅家这两天乱了套，一年前，梅贤祖为了一个青楼女子离家出走，前天突然有了信。满脸血迹的舅姥爷带来的却不是什么好信，说梅贤祖给黑龙江土匪绑了票，要家里准备三千大洋去赎人。黑龙江的土匪，玉屏无人不知，仗着地势险要，劫富济贫，吃大户，不在话下，马戎都奈何不了。梅家准备了三千大洋，却没人去得了，幸好药房掌柜王福自告奋勇，愿意送赎银上山。这些年梅家人丁不旺，梅乙鹤娶了三房太太，二十年前有了梅贤祖，后来却再也没生育过，直到前几年，三太太才诞下一子，才五六岁光景。梅乙鹤对梅贤祖倒是疼爱有加，可这梅贤祖却是放荡不羁，仿佛天生就是要和这个家来作对的。

这天，梅乙鹤正等着消息，胡百万却跑来通报，说梅贤祖被绑票是假，演的是贼喊捉贼，根本就是私通土匪。私通土匪那是要砍头的，梅乙鹤当然不能信，正色说道：“梅家世代为医，悬壶济世，都是知书达理之人，怎么可能私通土匪？”

“您有所不知，听说梅大少爷私通土匪就是要劫马司令夫人的花轿。”胡百万叹息地摇了摇头。

这下梅乙鹤心里打起了鼓，梅贤祖胆大妄为，不讲章法，这事还真干得出来。既然胡百万来通报，那肯定是有求，他口气软了，说：“那马司令打算如何处置？”

“通匪的罪名是已经定下来了，可到底怎么处置，是在玉屏枪决，还是送去省城再审查还没有定下来。马司令说了跟你们老梅家有交情，不能不告诉你们，特地让我来通禀一声。”胡百万呷了一口茶，撂下

茶杯大踏步走了。

望着胡百万的背影，梅乙鹤恨得咬牙切齿，这种恨不光是来自马戎，更来自自己的那个混账儿子。但他很快就冷静了下来，他明白马戎的意思，这次不比以往了，人命关天，马戎是不会轻易撒手的。他让管家凤姐请二太太柳瑞芳来商量一下。

柳瑞芳在梅家举足轻重，但凡重大决策，梅老爷一定要和她商量。柳瑞芳原本是玉屏花荫镇首富柳家的独生女，可不知道什么原因，柳家居然让她嫁到了梅家做侧室，对此外界也是众说纷纭。可不管怎么说，二太太为人谦和，知书达理，颇受爱戴。她带来的巨额嫁妆也让当时几近衰败的梅家东山再起。二太太一直没有生养，把大少爷梅贤祖视如己出。

“老爷，马戎贪得无厌，这次可不是现大洋能打发的，背上了通匪的罪可是到哪里都活不成的啊！”二太太忧心似焚，激动地说。

“自作孽，不可活啊……”梅乙鹤长叹不已。

说着说着，又说到白大帅身上，可这远水救不了近火啊。这点柳瑞芳已经想过了，他表哥虽是大帅，可远在省城，再说马戎明知这层关系还敢这么做，明摆着已经想好了应对。如果事情闹大，弄不好那就是鸡飞蛋打，人财两空。梅乙鹤思索再三，决定和柳瑞芳亲自去会会马戎。

梅贤祖、舅姥爷、傻大憨粗被关在大牢里，一整天一整夜了，任梅贤祖喊爹骂娘，就是没人搭理，他讨了个没趣，就安静了下来。不知过了多久，牢房的门被一脚踹开，马戎拎着枪冲了进来，瞅着梅贤祖喝道：“来啊，把梅贤祖给我提出来。”两个身材高大的士兵把梅贤祖从牢房里拎出来，他竟毫无反抗，被绑在一个木架子上。马戎也不看梅贤祖，不慌不忙地给手枪上着子弹。

梅贤祖背脊梁直冒虚汗，试探着问：“马司令，您这不会是要给我动用私刑吧？”

“怎么会呢？我是司令，又不是土匪。”马戎嘿嘿干笑两声，一挥手，好几个在黑龙山上被俘的土匪被带了进来，马戎问道，“昨天，有一个人到黑龙山，请你们帮忙抢花轿，抢了花轿以后又假扮肉票，骗了三

千块现大洋赎金，有没有这么回事？”几个土匪小鸡啄米似的点了点头。梅贤祖听得胆战心惊，看来土匪什么都交代了，真不够义气。

“好，那你们告诉我，那个人是谁？”马戎问道。

“他，就是他，他说自己是梅家的大少爷，还请我们喝喜酒。”一个土匪认出梅贤祖来，指着他说，另外几个也纷纷附和。

马戎望着梅贤祖，得意地笑着：“梅贤祖，这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马司令，这绝对是误会，我根本不认识他们，您可千万别相信他们说的。”梅贤祖明白了马戎的意思，通匪可是砍头的罪名，他不由地恐惧起来。

“判书呢？”马戎一声吆喝，一个士兵将一纸判书递过来，他将判书举到了梅贤祖的面前，用力地晃了晃，“你自己看好喽，这口供可都画了押，还有玉屏军政府的大印。”

“马司令，马司令……冤枉啊，土匪的口供可不能信啊。马司令，我真是被土匪绑了票，是胡百万胡团副带人救的我啊！”梅贤祖慌了，几近哀嚎地喊着。

马戎并不理会，缓缓抬起枪，眯着眼，瞄准了梅贤祖的眉心。梅贤祖紧闭着双眼，等待着自己在人间的最后时刻。

“司令，司令——”胡百万一边喊着一边从外面跑了进来。

“什么事儿？大呼小叫的。”马戎不耐烦地问道。

胡百万在马戎耳边嘀咕了一阵。马戎拍了拍胡百万的肩膀，像是忘记了刚才的事，走出了牢房。梅贤祖像泄气的皮球，长舒了一口气。

马戎走进军政办公室，见了梅乙鹤和柳瑞芳，口中打着哈哈：“哎呀，梅老爷和二太太，马某有失远迎，失礼，失礼了。”

梅乙鹤心中厌恶马戎这番做作，却不得不虚与委蛇，一探虚实：“岂敢，岂敢。上次白大帅来信，说玉屏得马司令镇守，实乃苍生之幸，玉屏之福。”

“白大帅抬见马某，这是马某人的荣幸。我马戎镇守玉屏，上要对得起白大帅的栽培，下要对得起黎民百姓，要肃清匪患，让玉屏长治久

安。”马戎振振有词，却始终不提梅贤祖之事。

“实不相瞒，马司令，鄙人带着家内来求见马司令，希望马司令能网开一面，放过犬子。”刀柄在人家手上，梅乙鹤也顾不了那脸面了。

马戎脸色陡变，故作吃惊地说：“哎呀，这梅贤祖……已经晚了，我刚刚把他给毙了！”

“什么？”梅乙鹤和柳瑞芳闻声人色皆无，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看我这张嘴，说错话了，是差点毙了！”马戎说着哈哈大笑起来。见马戎如此耍弄人，二人敢怒不敢言。“梅贤祖犯的可是重罪，七八个土匪都指认了他，都签字画押了，证据确凿，我马戎也无能为力啊。”马戎痛惜地说，“我总不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说他没有通匪吧。要是那样，我怎么对得起白大帅和玉屏黎民百姓？”

“马司令所言极是，只是……”梅乙鹤不知道马戎究竟要什么把戏，还想争辩。

“不信，是吧？”马戎放下茶杯，招呼门外的卫兵，“去把土匪的口供，还有军政府的枪决书拿过来，给梅老爷和二太太过目。”

柳瑞芳见状，立刻说：“马司令，不必了，我们来了就是相信马司令的。”

“还是二太太会说话。明人不说暗话，梅老爷，这枪决书都有了，我没有立马送梅大少爷归西，全看在和梅家的交情上。二太太是白大帅的表妹，要不，我把梅贤祖押解到省城，让白大帅去处置。”

梅乙鹤心里明白，要是附着枪决书去省城，那梅贤祖断然活不了命，就算能活命也不能保证马戎在路上不做手脚。对此，他也有所准备，抽出一纸房契，说：“马司令，我家有处小院子，祖辈起名叫荷香别院。听说马司令近日大婚，这院子就权当是贺礼，望司令笑纳。”

光是听着“荷香别院”这几个字就让马戎心里直痒痒，那可是一处豪宅，占地好几十亩，据说里面的地都是金砖铺的，光一块太湖石就够一户普通人家活一辈子。玉屏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马戎原来只想能好好地捞梅家一笔，没想到梅乙鹤居然如此舍得，看来财力真是深不可测。

马戎接过房契，照着亮处晃了晃，也不着急收起来，来回踱着步子，

半晌，开口了，说：“梅老爷，梅大少爷通匪还是有些疑问，我今天会查清，还梅家一个清白。”马戎说得含糊，但意思已经到了，梅乙鹤和柳瑞芳悬着的心稍稍落了地，告辞回府。

梅贤祖被绑在木架上已经半个时辰了，心悬着，因为恐惧，他恨不得刚才一枪给马戎打死好了，那样一了百了，省得患得患失，担惊受怕。正这样想着，马戎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马司令，我要是有什么得罪的地方，您千万别计较，我年纪小不懂事，我以后一定改过。”梅贤祖又升起生的希望，苦着脸哀求。

马戎脸上掠过一丝不屑，掏出枪来，压上子弹，大声宣布：“罪犯梅贤祖私通土匪，证据确凿，供认不讳，依律枪决，立即执行！”

“马司令，马司令，我真是冤枉的，马司令——”梅贤祖心慌意乱，求饶不已。一阵枪响，梅贤祖应声惨叫，硝烟弥漫过后，一片死寂。马戎哈哈大笑，梅贤祖这才意识到自己没死，惊异中透着恐惧，恐惧中透着沮丧……

马戎突然收住笑容，恶狠狠地说：“不让你死一回，你记不住本司令的厉害！你要再敢造次，我随时都能打碎你的脑袋！快滚！”

2

多年不回玉屏，王小红沿着街道一路走着，店铺林立，人山人海。也不知道走了多久，她突然看见梅家大药房的招牌，药房前是一座高高的牌楼，上面刻着“悬壶济世”“华佗再世”几个烫金的大字，分外醒目。她心里一阵高兴，停了一小会儿，过了牌楼，走上台阶，来到药房门口，径直走了进去。高高的柜台前，父亲正在低头忙着，王小红呆呆地注视着，眼睛湿润了。父亲明显老了，背都有点佝偻，看处方的时候眼睛离得远远的，有时需要好一阵辨认，头上隐隐现着白发，神色在坚韧之中却透出隐忍和难以觉察的伤与悲，岁月在他身上透出深深的痕迹。

王小红定了定神，轻轻地走到柜台前，脆脆地叫了声：“爹——”王

福蓦地抬起头，打量着王小红，揉了揉眼睛，揉着揉着，眼角就湿润，没错，这就是自己的女儿，这就是王小红。掐指算来，她离家也有好些年了，其实，他们没有家，一直过着漂泊流浪的生活，王福也就这些年才在梅家安定下来。王小红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冒出来，王福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王福交代好手头的事，领着王小红回到住处——王福住在梅家，一路上免不了嘘寒问暖，问长问短。王小红打量着梅家，青墙绿瓦，长长的过廊看不到头，廊柱上雕梁画栋，都是些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人物故事。院子里假山溪水，鸟语花香。看来这户人家不简单。她心头一动，前天在黑龙山的梅家少爷，和这梅家有关系吗？这么个地方怎么会出梅大少爷那种人呢？她摇了摇头。

两人刚一进门，药房伙计就匆匆赶来，说凤大管家有要事请王福去梅家祠堂。王福只得交代几句，让王小红先休息，就又匆匆忙忙地出了门。

梅家祠堂气氛异常肃穆，原来梅乙鹤请来了梅家四叔公，说是要执行家法，鞭打梅贤祖。四叔公走进祠堂，威风凛凛，气势凌人。一个年轻的族人端着檀木盒紧跟身后，盒子里放的是梅家代代相传的见骨鞭——惩戒顽劣，鞭笞丑陋。祠堂两旁坐着梅家长辈，还有二太太柳瑞芳、三太太杜月香、三太太所生的二少爷梅贤玉。梅贤祖生母大太太梅张氏却是没有来。

梅张氏一直看柳瑞芳不顺眼，自打柳瑞芳入门，她总觉得自己受到了冷落。受着这股嫉妒心作祟，她想方设法地排挤柳瑞芳。而柳瑞芳出身书香门第，自然不会跟她一般见识，以平常心相处。这些事梅老爷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起初，他总劝慰梅张氏，日子久了，也就心灰意冷。越发感受到冷落的梅张氏一气之下干脆进了佛堂，便很少再出来过。她拜了二十年的佛，心里却一直念着自己的经。

一会儿，梅乙鹤指挥着两个下人架着梅贤祖进了祠堂里。梅贤祖一见这架势就明白了，知道在劫难逃，转而又想，自己刚从阎王爷那里捡了条命，这以后多活一天就赚一天。他不由地气壮起来：“爹，你说，我到底做错了什么，你要对我动家法？”

“畜生，死到临头，你还不知道悔改。你自己做了什么你不知道吗？我今天非要用祖宗的家法教训你！”梅乙鹤气得脸上青筋直跳。

“我不服！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你要是说得服我，我心甘情愿让你打。”梅贤祖心想，自己做的事总得有个了结，那就今天吧。

“我今天就让你死个明白。你为了一个青楼女子，抛家弃祖，一走就是一年多，你该不该打！”梅乙鹤厉声问道。

“当然不该打，要不是你不让我娶牡丹，我能离家出走吗？”梅贤祖说道。梅乙鹤气得一时说不出话来，甩手给了他一个耳光。梅贤祖豁出去了，大声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要是让我娶牡丹，说不定现在你孙子都抱上了。”

梅乙鹤走到梅贤祖面前，低声问：“那你说，你勾结土匪，抢马司令的花轿，还假装被绑票，骗家里现大洋的事情，你认不认？”

“我……我不认。”梅贤祖心虚，一时答不上来。

梅乙鹤心中有数，指挥两个下人将他绑到祠堂中央的长条板凳上。“四叔公，请您执行家法！”梅乙鹤话一出口，祠堂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柳瑞芳、凤姐、王福等人纷纷跪倒在地，求情。唯有三太太幸灾乐祸。三太太杜月香出身小门小户，虽然生了梅贤玉，却并没有获得很高的地位。倘若梅家只剩下梅贤玉这么一个少爷，那她也就不必看别人的脸色了。三太太正在幻想着，冷不丁梅贤玉跑到了梅贤祖的面前。梅贤玉才五六岁，却跟他许多的梅贤祖感情极好，眼见着父亲要打大哥，也跑去想要求情。梅乙鹤不为所动，指挥下人将求情的人都赶到了门外。

“祖宗在上，不孝子梅乙鹤教子不严，今日奉家规惩戒逆子梅贤祖！”梅乙鹤跪在神龛面前，神情肃穆，一字一顿地说。四叔公挥舞着见骨鞭，鞭子摩擦着空气，发出嗖嗖的响声，让人光是听着就已经不寒而栗。随着梅乙鹤的一声“打”，那鞭子从空中呼啸而下，朝梅贤祖身上钻去。

这时，一个硕大的身躯扑了过来，死死地抱住梅贤祖，正好挡住了那一鞭，只听见傻大憨粗撕心裂肺地惨叫：“大少爷……疼……”傻大憨粗断断续续地说完这几个字便晕了过去，梅乙鹤赶紧差人把他抬到

梅贤祖的房间去医治。

突然，人群中又一阵大乱，一个下人跑上前说：“老爷，不好了，凤大管家她拿脑袋撞柱子了。”

“凤娘！”梅贤祖自小由凤大管家带大，比亲娘还亲，听到消息，泪流满面，“爹，我错了，你让我去看看凤娘吧。”

在场的下人们念着平日里凤姐和梅贤祖对他们的厚待，也都纷纷落下泪来，大厅里哭声一片。四叔公说：“乙鹤，梅家见骨鞭打的是大逆不道，不忠不孝，为富不仁，见死不救。一鞭子下去，皮开肉绽，见到骨头，让被惩戒之人终身难忘，永铭耻辱。见骨鞭一鞭见骨，说一不二，这是规矩。我为梅家祠堂司职四十年来，头一次见着如此忠义之仆，舍身救主。家法一事，到此为止。”

梅贤祖跑向凤姐的房间，王福正在给她上药，可是凤姐哪听得进去，寻死觅活。“凤娘！”看着凤姐头上血迹斑斑的白布，梅贤祖心里一阵酸疼，叫道。

“大少爷，你可算是回来了，这一年在外的，吃了不少苦吧？”凤姐见到梅贤祖，喜出望外，站起来将他一把抱住，“哎，你不是挨鞭子了吗？”

“凤娘，本来是我挨鞭子的，傻大憨粗替我挡了。”梅贤祖说道。

听到傻大憨粗挨了一鞭子，凤姐原本高兴的脸又顿时失去了笑容，她瞟了眼梅贤祖，掩饰着说：“大少爷，这可不能乱叫，我就是个下人，你可不能总叫我娘。”

梅贤祖没有注意到凤姐的情绪变化，认真地说：“叫了又怎么样，我是吃你的奶长大的，我不叫你娘，又叫你什么？”

“大少爷，傻大憨粗现在又怎么样了啊？”凤姐惦记着傻大憨粗，“他能为你挡这一鞭子，也算有心，正好福掌柜在这儿，请福掌柜过去瞧瞧吧。”

傻大憨粗一睁眼看见凤姐走在最前面进来了，强忍着背上的鞭伤，挤出一丝笑容，小声叫道：“娘……”

凤姐心里一惊，跨步走到他跟前，低声呵斥：“你叫我什么？”

傻大憨粗委屈地收住笑容，又低声叫了声“凤大管家”。凤姐想起傻大憨粗竟然躺在梅贤祖的床上，厉声骂道：“你个狗奴才，谁给你的胆子，居然敢睡在大少爷的床上，这是你睡的地方吗，还不给我滚出去。”

梅贤祖见凤姐动怒，而且如此不讲情理，感到莫名其妙，连忙说：“凤娘，这不怪傻大憨粗，刚刚他疼晕过去了，什么都不知道，是我让人把他抬到这儿的。”

“那可不行，这成何体统，我不能坏了梅家的规矩。主子给脸那是主子的恩典，奴才顺杆往上爬那叫不要脸。”

“凤姐，好了，就让傻大憨粗睡在那里吧。”梅乙鹤说着走了过来，后面跟着柳瑞芳。“我都听见了，何必对傻大憨粗这么苛刻呢。你在梅家多年是知道的，梅家从来都没有看不起过下人。傻大憨粗今天是替他主子挨的打，要我说他就该在这里养伤，让他主子也伺候伺候他。”凤姐听得出来，梅老爷这番话别有深意。她心里又何尝不想让傻大憨粗少受些苦呢，可是她又告诉自己不能。在这个家里少有人知道她和傻大憨粗的关系，每当她独自一人想起傻大憨粗的时候，她都禁不住泪流满面。

当年，她为了来梅家做奶妈，把男人和孩子都抛下了，本指望多赚点赏钱回家，买田置地过得再好一点。可偏偏梅贤祖断奶晚，长到快三岁时仍然每天都要喝奶，别人的奶还不行，就得喝她的。梅家只好一再地挽留她，梅贤祖五岁那年，凤姐老家闹了瘟疫，而梅贤祖又生了一场大病，等到他病好了，凤姐回家一看，家里人都死光了，只剩下一个五岁的儿子。凤姐担心自己对这个儿子太好，他死去的两个哥哥会回来索命，就将孩子送给了别人。梅乙鹤得知后，派人将孩子接到了梅家。凤姐心里是愿意的，只是从来都不跟这孩子母子相称。这个孩子就在梅家跟着梅贤祖和舅姥爷一起长大，也就是傻大憨粗。天下哪有不心疼孩子的娘，凤姐这样压抑着自己的感情其实无非就是心中有那样一个迷信，她觉得自己对傻大憨粗越严，傻大憨粗的命也就越硬。

“我代傻大憨粗谢谢老爷了。”凤姐擦了擦眼角渗出的泪水，向梅老爷鞠躬致谢。

忙乎了一阵，伺候着傻大憨粗睡着了，梅贤祖走出门，想散散心，却被候在一旁的王福吓了一跳。王福一瘸一拐地走过来，样子颇为神秘，问道：“大少爷，我有点事儿想跟大少爷打听一下。那日在黑龙山上，大少爷可还记得那个穿红衣服的女子？”

听王福这么一问，梅贤祖不由担心起那个红衣女子来。又想，这件事还没算了，不敢乱说，就支支吾吾装糊涂，没说出个所以然。

3

王福那天送赎银上黑龙山，被黑木蛟灌了一壶酒，说是要把他留下来给黑龙山当郎中。王福给灌得醉意朦胧，看到洞中梅贤祖和一新娘打扮的女子在一起争吵着什么，那举止，那神态怎么就和他的女儿王小红一模一样呢？难道天下竟有如此相像的人，他还想着上前瞧个仔细，没想到突然传来两声巨响，炸若惊雷，洞中尘土飞落，王福心中慌乱，再也撑不下了，醉得不省人事。这成了他的心病，想不到没两日，女儿竟然回来。这会儿，他没能从梅贤祖口里打听到想要的消息，就匆匆忙忙地赶回家。王小红问梅家发生了什么事情，王福不愿女儿掺和，随口敷衍了几句。他心结未解，欲言又止，还是忍不住问了一句：“小红，爹前两天在黑龙山上见到的那个人是你吗？”

王小红被问得吓了一跳，她压根不知道她爹当时也在山上，见他语气不太确定，装出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轻描淡写地带过：“爹，什么黑龙山？”王福见王小红这么说，也不敢再深问，说实在的，他也害怕问出个不好的结果，既然这样，那就当做什么也没发生。

父女俩出了门，还没有走到药房门口，就碰见了二太太柳瑞芳。若是往常，王福随便和她打下招呼也就过去了。可今天，他不知怎么了，带着阿谀的神态，将王小红一五一十地介绍与她。柳瑞芳一听王小红是王福的女儿，脸色陡变，满脸的和蔼瞬间化作冷漠傲慢，招呼也不打，只要王福赶紧去柜台，扭头就走了。

王小红一头雾水，抱怨道：“爹，他们梅家人都是这副德行吗？”梅大少爷、二太太令王小红对梅家生出了几分反感。